



浪花集

(散文)

叶 楠

I267/84

浪 花 集

叶 楠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72528



河南人民出版社

772528

责任编辑 武国华

浪 花 集

叶 楠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6开本 4印张 78千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830册

统一书号 10105·292 定价0.25元

内 容 提 要

《浪花集》是我国著名电影剧作家叶楠同志的一个散文集。叶楠同志以写电影剧本见长。他是优秀影片《甲午风云》的编剧之一，又是《傲蕾·一兰》、《绿海天涯》等电影的作者。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他也陆续写作和发表了不少散文。

本书共收集了叶楠同志的二十五篇散文。这些散文，有歌颂敬爱的周总理的；有反映海军生活和描写军民鱼水情的；有歌颂新人新事和提倡社会主义新风尚的；也有几篇饶有风趣的儿童文学作品。

在这些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美丽如画的云南边疆的彩云，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还可以看到东北边疆大兴安岭的白桦林和玫瑰；然而，更多的则是作家为我们描绘的大海的波涛和水兵生活剪影；以及沿海渔民的生活、战斗风光。

这些散文题材广泛，叙事颇有趣味，文笔优美，感情真切，有的篇章构思十分精巧，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新书预告

《孪生兄弟电影剧本选》出版

由我社编辑出版的《孪生兄弟电影剧本选》共选编了我国著名作家白桦和电影剧作家叶楠同志的七个电影文学剧本。包括白桦的《曙光》、《今夜星光灿烂》、《李白与杜甫》、《孔雀公主》和叶楠的《傲蕾·一兰》、《绿海天涯》、《巴山夜雨》。这些电影文学剧本人物写得活、故事性强、语言流畅、艺术造诣较深。世界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为本书写了代序。

目 录

阳光·雨露·花朵·果实	(1)
潜艇艇员的深切怀念	(8)
永不沉没的舰队	(14)
水下厨师	(23)
水船上的水	(26)
新艇长	(30)
潜航在领海线上	(33)
画家	(41)
第十期小报	(47)
朱红色的船底漆	(51)
鸥鸟	(56)
月牙岛边	(60)
海滨小店夜	(64)
迎亲的喜剧	(71)
一封没有地址的信	(79)
防波堤	(86)
海上货郎	(90)
一棵苹果树	(93)
最初的一课	(97)

林中雾	(101)
有颜色的星星	(105)
银白色的天鹅	(115)
大兴安岭的玫瑰	(119)
从敖鲁古雅去古莲的路上	(124)
一株四季含笑花	(133)

阳光·雨露·花朵·果实

如果说，西双版纳四季如春，那么，雨季来临的时候，则是春天中的春天。雨季，阳光更加灿烂，雨水更加充沛。在热带雨林中，一切植物生机盎然，竞相成长，形成奇观。那高大的乔木，以它那笔直的树干举起树冠，直插苍穹。灌木以它那繁多的枝条占据林中空间。草本植物和孢子植物覆盖了能覆盖的地表。藤本植物是热带雨林中的闯荡者，它以它的须蔓缠绕灌木、乔木攀沿而上，从一株树又伸向另一株树，落在地上又爬了上去，形成藤桥、彩环和悬鞭。由鸟兽带到树枝杈上的种子，就在枝杈上长起小树来。树上有树，森林上还有森林。热带植物以它强大的生命力繁殖着后代，花朵谢了又开花，果实成熟了又结果，一面开花，一面结果。有些树干脆在光光的老枝上绽开花朵来，并不需要绿叶的陪伴，这是热带植物特有的现象——“老枝生花”。多富有的森林啊！所以，每当雨季来临的四、五月，西双

版纳傣族人民欢度泼水节，来迎接这春天中的春天。

今年泼水节头一天的早晨，晴空万里。通向西双版纳首府景洪的所有道路上，形成了花的人流。晨风拂动着傣族小伙子的各色头巾、傣族姑娘的彩色筒裙、布朗族姑娘身上彩色飘带、哈尼族姑娘胸前彩色络缨，也拂动着姑娘们头上的簪花。朝阳照耀着姑娘们服装上闪闪发光的银饰，也照耀着所有人欢乐的脸庞。我就在这花的人流之中，被涌卷着前进。

如花的人流流到景洪附近的一座橡胶园和热带果园的时候，形成了旋流。人们告诉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曾经视察过这座橡胶园，那是一九六一年，当时，这还是一片幼林。当年，周总理深情抚摸过的橡胶树和整个林子，已经是高大参天了，而且由它们繁殖的后代，已遍布西双版纳了。这里人告诉我，今年的气候特别好，这几天的割胶日产量超过了任何年份。至于热带果园，在周总理来的那一年还没有。它是由外国友人赠送给周总理的果实、遵照总理嘱咐栽培成的。现在已蔚然成林、果实累累。人们含泪徘徊在果林中，不愿离去。果园的管理人告诉我，不久前，一位从北京来的老作家，一走进林子，就泪如泉涌了。是的，老作家的泪和人民的泪都在这果林中抛洒，人们在这苦涩的泪水味中悟着纯朴的真理。人们都知道，周总理生前，在号称植物王国的云南，在这个王国的京都西双版纳，对植物保护、研究、开发利用作过多次意义极深远的指示。周总理不但

重视经济作物的栽培，同样也重视芳香植物和观赏植物的栽培。因为人民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就是在旧社会，贫穷的傣家姑娘固然需要挖采木薯、山药充饥，但她们也需要芳香的木兰花簪在乌黑的云髻上。傣家竹楼旁，固然需要有芒果、芭蕉和木棉，但也少不了树冠如盖、叶茂根繁的大青树和美丽的丛生龙竹。周总理在考虑当前森林开发利用的同时，就考虑到今后长远的自然生态、地理、气候变化。周总理从回归沙漠带上的非洲、美洲、亚洲的沙漠带和干旱草原，想到同样处于回归沙漠带上的西双版纳葱郁的热带雨林的前景，告诫人们要保护森林，科学地对待自然。不要做历史的罪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对待祖国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可是“四人帮”出于他们剥削阶级邪恶的本性，仇视一切美好事物，包括植物。在西双版纳一个热带植物研究机构竟接到一个极荒诞的命令，让他们砍掉所有能开花的植物。这不但要砍去芳香的夜香木兰、四季含笑花、伊兰香和珍贵的王莲……也要砍去建筑名材千果榄仁、番龙眼、麻栎、柚木和柴楠……当然也要砍去芒果、树波罗、荔枝、香蕉和龙眼……因为它们都开花，按照“四人帮”的愚昧和凶狠，水稻、小麦也要遭到砍伐，同样它们是开花的植物。那么“四人帮”是要让人们处于没有一点绿色的沙漠中。这是强烈的对比，真理和谬误，美好和丑恶，亲与仇，白与黑……当节日的人流来到这里，能不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么？

我随着如花的人流，来到景洪的大街上，人们又形成重重人环，围绕着周总理在十几年前在景洪的泼水节上留下的照片。我们又看到了周总理身穿傣家服装，头戴着水红色的头巾，端着银钵又向我们泼水祝福了……这里的人用各民族不同的语言在追述着往日幸福的情景，在这些语言中，有三个字是相同的发音，那就是“周总理”。渐渐的人们被一位傣家年轻妇女的讲述吸引住了。那位傣家妇女深情地追忆着她一生最大的幸福。她说：“那一年，我才只有十四岁，我是第一次到景洪过泼水节。当我端着一盆澜沧江洁净的江水，来到景洪的街头，在欢乐的人群中，慢慢地走着。突然，在我面前出现了一群人，但我的眼睛只被一个人吸引住了，浓黑的剑眉，智慧的眼睛，穿着我们傣家的衣衫，端着银钵向我走来。不过，我当时并没认出来他是谁。他质朴的象一位善良的波龙（傣语：大爹）。他微笑着向我和周围的人们泼洒过来祝福的水珠。在这一霎时间，我认出来了，这是周总理！不但我，很多人认出来了，大家喊着：‘周总理！’也就在这一霎时间，人流遮住了周总理。突然我想起，我还没向总理泼水祝福呢！我拚命向人群中挤，我没挤进去，当时我哭了，我一辈子都为这件事悔恨……”她讲到这里，哽咽着，说不下去了。顿了一会儿，她接着说：“后来，我想起，在我的盆中有周总理泼洒的水珠。我紧紧抱着盆挤出人流，跑回村寨。我将掺有总理为我们祝福泼洒的水珠的水，向全村寨的

人泼洒。我们全村寨的人与我分享了这巨大的幸福。阿妈向我说：‘女儿，想不到呀！你这领主家奴的孩子竟能获得这么大的幸福！可是，前几年，‘四人帮’破坏我们的生活，连我们传统的泼水节也取消了。那几年的泼水节，这里没有笑脸，也没有歌声。是华主席，象毛主席、周总理一样关怀边疆人民，你们看！……’

我随着如花的人流来到澜沧江边，这里已经成为花的海洋了。“高升”（一种大型起火）不断地呼啸着拖着整竿青竹飞向天空。歌声、欢笑声、各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声，汇成沸腾狂欢的乐章。在一圈圈舞蹈着的花团锦簇的人环中，人们举着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的画像。人们唱着赞颂自己领袖的歌曲，也唱着深切怀念周总理的歌曲。龙船开始竞赛了，人们拥到江岸。龙舟是一种狭长的独木舟，两侧密密麻麻坐着几十名桨手。男女桨手穿着色彩绚丽的节日盛装，把龙舟装扮成彩舟。由姑娘们驾驭的龙舟，更是非凡的美丽。傣族姑娘个个都有画家搭配色彩的才能，譬如说，粉红色的紧身小褂套上白色透明的轻纱做成的外衣，配上淡青的筒裙。乌黑的半偏的云髻簪上各色鲜花。她们对色彩的喜爱是不同的，服装上色彩各异。由这些姑娘装扮起来的龙舟，有无法比喻的绮丽。信号发出了，龙舟竞渡象一道道彩虹在江面上争妍。每一艘龙舟上的芒锣敲响了，在芒锣声中，所有桨手以极其整齐的动作划桨击水。在我身边有一位中年傣族社员告诉我，在周总理来景洪过泼水节那一年，

他是得优胜奖的——龙舟上的桨手。他神往地追忆当年的情景。他说，周总理为他们鼓过掌，称赞龙舟竞赛是项有益的体育活动，每年举行一次很好。可是，他说，前些年，赛舟和节日一起让“四人帮”取消了。他激动地说：“华主席又恢复了澜沧江上飞渡的彩虹！”第一艘龙舟驰抵岸边，岸上千万人为他们喝彩。得胜的女桨手们，兴奋得完全改变了傣族姑娘温柔娴雅的性格，她们象一群小燕一样，一起从龙舟上跃到奔腾的江水中。她们嬉戏着游向江岸，全身湿淋淋的笑着去领奖去了。这些姑娘露着雪白的牙齿端起奖给她们每人的—杯酒，一饮而尽。酒使她们脸颊上飞起红云，酒呛得她们咯咯地笑着，笑弯了腰肢，显得更妩媚了……

晚上，在周总理当年曾经到过的一片油棕林下，自治州举行了晚会。出席晚会的还有来西双版纳过节目的外宾。在晚会上，各族歌手、舞蹈家表演了动人的节目。一位傣族年轻的女歌手用傣语演唱了《绣金匾》和《交城的山》，这本来是北方曲调的歌子，她没改动音节，竟揉进了南国的轻柔委婉，也揉进了南方边疆人民对人民领袖的深情。在我旁边坐着的一位从北京来的植物细胞学教授激动地说：“我看到了人民真正的爱憎！”这位教授是来西双版纳讲学的。他告诉我说，在“四人帮”疯狂破坏教育、科学的日子里，他好多年没有教课、科研的权利，不！他说：“他们免除了我的对人民作贡献的义务！”他就象一颗种子被深深埋在没有一丝水份

的泥土中。今春，他在还没开课的空隙中，来到边疆，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年轻的植物科学工作者。他虽然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却说：“我还年轻。”他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工作，没有一天休息日。我称赞他说：“你是‘老枝生花’了！”他笑了笑，沉吟了一下说：“从自然界不是可以得到启示么！为什么‘老枝生花’的现象只有热带雨林才会发生？因为热带阳光灿烂，雨水充沛！”点焰火了，整个景洪城火树银花，彩星四射，……

第二天，互相祝福的泼水仪式在西双版纳所有城镇和村寨同时举行了。也就在这一天，降雨了，热带雨林更加苍郁了。有灿烂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必然会有缤纷的花朵，也一定会有丰硕的果实。

潜艇艇员的深切怀念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清晨，我们的潜艇正在大洋的水下航行。当潜望镜的目镜刚刚折射进海面上澹淡的晨光，电波越过连绵的丛岭，飞过广阔的海面，通过我们的水下天线，把敬爱的周总理去世的噩耗带进潜艇。

艇长握着潜望镜手柄的手颤抖了：

“这不会、这不会！再核对一下波段，再分辨一下声音……敬爱的周总理不会离开我们！”

报务员抽泣着报告：

“波段无差误，这、这是一位熟悉的播音员的声音……。”

狂风怎能吹倒巍峨的高山，死神怎敢夺走巨人的生命！霎时，大海象是凝冻了，只有哀乐在水下萦回，只有海潮在潜望镜顶端悲吟。这巨大的悲恸啊，压碎了每一个潜艇艇员的心。

艇长垂下了头，舵手垂下了头，鱼雷手垂下了头，

轮机手垂下了头，电工垂下了头……所有岗位上的艇员垂下了头，沉痛哀悼我们敬爱的总理，水兵的亲人！

周总理同潜艇艇员心连心，潜艇艇员和周总理有着特别亲密的感情。在这悲痛的时刻，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浮现出一九五三年，周总理检阅、视察我们潜艇部队时的情景。虽然已经二十多年了，却象发生在昨天的早晨……

一九五三年的早春。军港的码头上，停靠着新中国的第一代潜艇，威武雄峻；军港的码头上，伫立着我们艇员的队伍，阵容严整。敬爱的周总理即将到来的喜讯，使蓝天碧海也现出少有的晴朗、洁净。这样的时刻，我们潜艇艇员的欣喜、幸福的心情，象满月时的早潮，往上升呵，往上升……我们潜艇部队，当时刚组建不久，大部分艇员，都是来自各大战区，来自各个野战军。虽说谁也没见过周总理，但是都似乎觉得和周总理异乎寻常的亲近。因为我们这新中国的第一支潜艇部队，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建成。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前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宏伟的战略号令：“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周总理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为了建设海军，尽快组建起一支潜艇部队，从部队规模、训练要求、生活安排，直到驻地选定，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关心着潜艇部队建设的每一链航程。而现在当我们这支水下武装力量刚刚初具规模的时候，敬

爱的周总理又亲临部队视察，我们怎能不欢欣鼓舞，满怀激情！

周总理来了，阳光灿烂，朝霞似锦；周总理来了，群鸥起舞，碧波粼粼。周总理的步伐，是那么矫健，又那么平稳；周总理的神情，是那么坚毅，又那么可亲。从周总理舒展的浓眉和深邃的目光里，可以看出对我们寄以无限叮咛。总理期望这支潜艇部队的幼苗，很快长成为参天大树，总理期望眼前的这几艘潜艇，很快发展为遍布祖国海疆的无数潜艇群。

周总理走上狭窄的跳板，步履象老海员一样轻盈；周总理踏上三号艇的艇桥，动作象老海员一样敏捷。我们看到艇桥上总理的身影，不禁想起了二十年代总理在革命烈火熊熊的广州城。是的，总理本来很早就熟悉海员、熟悉舰艇。

周总理来到升降口，沿着笔直的竖梯走进舱间，把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带进潜艇，就象把太阳的温暖，带到常年生活在万仞海底的艇员身边，温暖了每一个人的心。周总理握着有黑泊油迹的鱼雷兵的手，握着有海水咸味的水手长的手，握着扳舵柄的舵工兵的手，握着按电键的报务员的手……握着所有艇员的手。总理的手是那么温暖，握得又是那么紧。艇员们暗暗下定决心，今后要用这同总理握过的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狠地打击敌人！

周总理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我们，向每一个艇员都提